H.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四十六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王　校刊

○兵門

守邊類

周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天子命將帥遣戍役以衛中國歌采薇以遣之詩

戰國齊威王有檀子守城南盼子守高唐黔夫守徐州而楚趙燕不敢寇邊。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不從中決故能北逐單于破東胡滅襜襤西抑強秦南距韓魏後趙王用郭開之讒誅李牧而令顏聚代之是以為強秦所滅 通鑑

秦并六國廼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

晁錯曰秦築塞河上置戍卒焉非以衛邊地欲廣大也

漢興與匈奴和親至文帝時背約入寇帝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又以
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
備胡匈奴帝自為代王已[illegible]知邊事故於邊備尤留心焉。三年匈奴
入居北地河南為寇上幸甘泉[illegible]太原。十年行幸甘泉。十一年
幸代。十五年幸雍。後元二年行雍棫陽宮。三年幸代。四年幸
雍。五年行幸隴西又行幸代數行幸邊上又躬自勞軍勤兵故當帝
之世雖匈奴犯邊而不為害
時晁錯上書言備邊之要又陳募民守塞之策
武帝遣韓安國屯漁陽郭昌屯朔方又遣徐自為築五原塞皆築外城
設屯戍以守之
景帝時言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
布渠荅所以備其要害之處為之相其陰陽審其土地以裂里割宅所
以使民有長居之心自昭帝以後匈奴畏中國之威希犯邊境而欵塞
稱藩矣

匈奴傳陳孝群曰漢鴈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諸郡備西羌巴蜀諸郡備西南夷遼東燕齊諸郡備朝鮮會稽諸郡備南越北邊備之大凡也

後漢光武中興邊陲往往置郡尉

明帝之初以為野無風塵乃悉罷沿邊之兵。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等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亡者贖罪各有差凡徙者賜弓弩衣糧。永平十六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詣軍營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從者恣聽之

章帝建初七年詔天下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邊妻子自隨占著所在父母同產欲相從者恣聽之其後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蠻有變則置象林兵

永平置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

安帝其後又盜作沿邊緣海
順帝始令沿邊增置步兵緣海屯兵而益多矣兩漢兵制。永和五年令扶
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又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
候六百一十所西羌傳
晉武帝時羊祜修德信以懷吳人與陸抗對境抗告邊戍曰彼專為德
我專為暴是不戰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通鑑
宋文帝每歲為後魏侵境令朝臣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一曰移遠就
近以實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垣防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四
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邊防拾遺氏篇
唐武德初改郡為太守為刺史其邊鎮及襟帶之地置總管府以領軍
戎。七年改總管府為都督府因隋末分割州府皆多前代。正觀初
并省州縣始於山河形便分為十道通典。唐初安東安北安西皆置都
督府意其戍兵不少矣然以
太宗威加四夷舉三邊十萬而延其後李林甫邊人生以邊功而三邊

之師四十九萬戍馬八萬餘疋(說龍)又太宗嘗謂李勣曰煬帝不擇人守邊以備虜今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賓於長城遠矣

中宗詔張仁亶為總管屯邊始築三受降城於河外(突厥傳)

代宗時郭子儀屯邠州李抱玉屯高壁馬璘屯原州李忠臣屯涇州李忠誠屯鳳翔臧布遜屯渭北備虜之入(吐蕃傳)

德宗西北有防敵之地時陸贄謂中國守備易用所長八利可致六失可去帝重其言而不行

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其在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名官睿宗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以從朔方諸鎮皆置節度使自祿山結亂肅宗始徵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

蕃乗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使傷耗之民竭力奉職西輸賄繒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於是遠徵士馬列戍疆埵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畧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

陸贄奏議

宋朝國初以勇悍忠實之臣分控西北邊孔遵何繼筠守滄景李漢超守關南以備北虜郭進在邢州以禦太原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通遠軍以捍西戎故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兵制

太祖建隆二年初五代募民盜戎人馬官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闕上欲郭信保境戎戎敕沿邊諸州禁民無得出塞侵盜前所盜馬盡令還之由是夷狄畏慕不敢內侮長編

上嘗謂近臣曰安邊禦衆須是得人若分邊寄者皆稟朕意則必優恤家屬厚其爵祿多與公錢及屬州縣利四圍免擾聽其召募驍勇為之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辭也寶訓

太宗端拱中北虜寇邊張洎奏請聚兵積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

勿追寶訓○淳化元年上召中丞王化基問以邊事化基曰天下所患根本未固根本固則枝幹不足憂今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矣編年○

太宗每選將帥鎮撫邊郡為制勇之策其後戎虜稍稍罷矣戰士保境自守因對近臣語其事寇準曰陛下長駕遠馭動有節制今黠虜竄伏邊城晏閑皆睿筭使然寶訓

真宗謂近臣曰邊防當常令葺積穀聚人不可弛也又咸平中選兵未息上與李沆等議禦戎之計分遣白守素屯威虜軍楊延昭屯保州田敏屯北平寨以當賊鋒始至勿與鬭待其氣衰使之奔命不暇人命裴自榮屯寧遠軍張繼旻屯邢州扼東西路戎寇及澶淵之幸王師大捷又楊延昭等諸將各握兵在邊扼其歸路狄人勢蹙遂乞和寶訓○咸平三年真宗問王濟以邊事濟曰陛下承二聖之基撫萬方之衆蠢茲醜虜敢爾憑陵蓋謀謨當位之臣未有如昔人者衆皆謂國家所恃獨洪河耳此誠急賢之秋不然臣懼胡人將飲馬於河渚矣退而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上曰近聞西戎之剽皆不利而去王師所獲俘馘甚衆然

朕以戎疆吏但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乃遣使與邊將議靈州悠久之便度令關右之民有以息肩寶訓。景德三年上曰比詔河東募士人為廣銳神虎諸軍就置營守蓋以契丹未平此等皆勁勇且習知山川道路故帥臣每患其少嘗許續募令道防罷警急遂令減去即為弛備然豈可歲增不已乃詔以見存為定額缺則補之長編。夔州轉運丁謂言近於施州南界建柵立柂要害益師屯戍處雖供饋復置屯田歲獲資糧足以贍給可省輦運之費謂因言邊防要害若所委之官不邀功不生事常以安靜為勝悉依詔條撫理制置則蠻僚不敢為非上曰比來邊境不寧多由守臣生事況條制甚明奉而行之必無事矣長編。時秦州掩殺番寇萬餘上聞之顧左右曰番部撓邊掩殺固其宜矣苟能靜守封疆不令侵軼此尤佳也同上

仁宗慶曆三年諫官歐陽修言朝廷與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芥之隙而輒萌奸計妄有請求切以戎狄貪惏性同狼犬遇強則伏見弱便欺臣切怪在朝之臣苟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

掛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豈務翕墨守之哉同上

○慶曆四年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上言四策曰昨元昊叛命王師數出不利而北虜舉數十萬衆謂元昊是甥之邦中國不當稱兵國家以生民之故稍增金繒以續盟好今元昊雖暫求通順得知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入并吞關輔之心何以知之昨定州之戰彼作偽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為今日之謀者莫若擇師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為中國之患長編

○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契丹元昊有六可疑三可憂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他日或設大事責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聽經畫河東禦捍之策抽何路軍馬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帛擬何處要害知此定策猶恐後時不能當二虜之勢或更因循度日直候大寇入境然後

為謀則河東一傾危逼宗社極論不敢有隱惟聖斷處之同上。先是范仲淹受命主西事富弼主北事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三策曰宋朝以兵得天下震耀武威若太祖皇帝待北虜僅若一族每與之戰未嘗不克太宗皇帝因親征之衂虜志遂驕頻年寇邊勝敗相半真宗皇帝嗣位之始專用文德於時舊兵宿將往往淪沒虜騎深入直抵澶淵河朔大騷乘輿北幸於是講金帛啗之之術以結歡好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不識干戈歲遣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同上。今河北三十六州軍內沿邊次邊如北京雄霸祁保瀛莫滄定鎮冀十一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保寧乾寧永寧七軍總一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虜寇而不得深入矣定為右臂瀛為左臂瀛為腹心北京為頭角此四城者河朔之所望也餘十五城為指爪支節乃四城之所使者定滄瀛各置一帥北京置一大帥餘十五城分屬定瀛滄三路悉擇善將守之十九城都用兵三十萬此三十萬兵非如景德年也閉門自守皆使出而接戰者也頃年大兵悉屯定州然閉

城不使出戰者蓋恐一敗塗地無所救援且防守渡之變也今雖用兵
三十萬而分置十九城左敗則右救從失則橫援豈有昔時之虞邪其
外十二城不復畜兵只以本郡鄉兵堅守不使出戰同上。河朔州軍長
吏最宜得人以備匈奴之變自來都不選擇贓汙不才年老昏昧者盡
使為之又移替不定久者不過一二年其間苟且之人只是幹尋常之
務其經久利害自知不及其身卒皆不為前後相承積弊已甚若不選
人人任以矯前失則異日虜有變故邊城不守侵淫深入為患不細同上
。除上件十九州軍寨長吏以下並乞詔本路轉運提刑安撫部署鈐
轄分舉舉充仍委樞密院三班審官銓司選舉不許稍入並須三年一
替所貴上下得人衆職皆舉用兵之際有可供使與夫臨時外求得矣
拒萬也同上。臣頃聞河朔人說契丹自山得斬伐林木開鑿道路直抵
西山漢界而止今則來往通快可以行師臣亦細詰其由云契丹舊亦
疑朝廷復燕之恐天兵渡界河直北趨燕京則虜人欲出我不意由山
後進兵旁擊鎮定橫行河朔牽制王師以解收燕之患也當得能幹而

謹密者陰徃經制如何也戍如何捍禦必有可以勝之之術先事而定
以待其來則保邊之道也漢唐以來匈奴入寇率由上郡鴈門定襄等
路蓋當時中國拘全燕之地有險可守匈奴不敢由此路而來也自石
晉割燕薊入契丹無險可守由是虜騎直出燕不復尋定襄等故道今
朝廷若留意河朔邊鄙有備虜不可得而入須求別路以來或雖可入
寇鈔取定襄等路為犄角之勢則河東不得不大為防或剏立城池或
造設險阻何地可以設竒伏何地可以出牽制此須預經度素有防備
則臨時足以禦捍應卒不至倉皇從與河朔表裏相應寇不能逞其欲
實邊防之急務也。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拓拔自得靈夏以西其間
所生豪英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方中國官
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號令是二虜所為皆
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行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
國不及當以中國勍敵待之庶幾可禦豈可以上古之夷狄二虜也范
仲淹言今北虜西戎合謀并力夾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

使往復以議通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減省
糧草蘇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民強兵銳以待四夷之變此帝
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福也(同上)。范仲淹麟府二州所修堡塞只是
通得麟府道路其四路別無城寨防守因奏張沆得以增廣堡寨宜使
就總其役詔沆下而明鎬特不可變屢止沆沆曰受詔置堡寨豈可得
經畧牒而止耶坐違節度所恥堡寨必為也每得牒置案上卒事乃
發封自劾朝廷不問綿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安(長編)。
慶曆六年詔陝西河東經畧司西人雖納款稱臣然犬戎之心詭譎難
信恐諸路乘罷兵之後漸弛邊備其益務練兵卒完城壁常若寇至有
不如詔者亟以名聞(同上)。至和二年先是潘美帥河東避寇鈔為巳累
令民內徙空塞下不耕號禁地而忻代州寧化火山軍廢田甚廣歐陽
脩常奏乞耕之詔范仲淹相視請如脩奏尋為明鎬沮撓不克行及韓
琦至遣人行視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不耕適留以資虜遂
奏募弓箭手居之會琦去即詔弼議弼請如琦奏凡得戶四千墾地九

千六百頃同上〇又嘗謂馬知節曰邊防禦戎之術何者為先知節曰邊
防之地橫亘雖長然據要害以拒其來惟順安軍至西山不數百里
神宗元豐四年八月上謂大臣曰自來邊探多不得實如盧南興師人
多旁邊百里內林菁險阻道路難進今得走馬奏大兵至落茹垙村乃
有良田萬頃頗多積穀其林菁乃在數百里外去邊百里之間探報尚
且如此乃知傳聞多不足信昔趙充國顧至金城圖上方畧馬援聚米
為山川蓋傳聞不如一見爾長編
哲宗紹聖元年七月三省樞密院同對以熈河路安撫使蔣之奇所奏
攻守和三策進讀于前李清臣奏曰攻所言春秋左氏用三師以疲楚
者固為上策然慶曆中元昊寇邊韓琦范仲淹嘗獻議近邊屯勁卒為
三屯互出擣虛使羌人並塞不得耕收乃困虜之道計已定會元昊乞
和章惇曰先朝是淺攻法及擾耕硬探但使旁邊一二百里羌人不敢
耕則自當困弊故制羌之要數出有利制虜無如淺攻最良曾布曰此
但殘夷老幼甚可傷上曰豈吾人所欲哉蓋為彼殺掠我老幼如河西

彼患充酷故不得已報之使懲創冀不復來爾非欲殺也

高宗紹興八年九月辛丑進呈新除沿邊守臣王默等上宣諭曰今日邊壘內則綏撫外則斥候二事至大未易得人宜精擇之上之留意政事不間邇遐皆得其要○二十九年十二月甲寅進呈楊抗探報北界揭榜禁妄傳起軍事上曰此事有無固不必問朕觀其科擾勞役民不聊生豈是長久之道朝廷但當精擇牧守務為自治安邊息民靜以待之爾上並同

冗兵

孝宗除葉顒告詞方今敵國雖和而二備當戒不可忽也

三代之時未嘗無兵也今以漢志攷之云三代王者萬乘之兵甲士三萬卒七十二萬可謂衆矣當時不謂之冗者蓋寓兵於農無坐食之兵也

漢京師南北二軍數僅盈萬至於羽林期門之屬數猶未猥

高祖以二十萬入秦關克之

武帝以十八萬騎巡北邊亦不謂之冗者置材官於郡國有事集兵事
已則罷也杜佑通典謂漢氏重兵悉在京師今以百官志攷之光衛勳
有衛士八十一人虎賁千五百人羽林郎百一十八人羽林左騎八百
人羽林右騎九百人惟三書郎無員計亦不過千人官表云諸郎多至
千人總而計之為四千三百九十九人衛尉衛士衛卒六千人南宮北
宮衛士共一千八人右都侯左都侯衛士共二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
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百二人蒼龍四十人元武三十八人北屯
三十八人朱雀二百四人東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四人總而計之
為一千五百一十三人北軍五校所以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聲
各領七百人長水領七百三十人又中尉緹騎五百二十人總而計之
為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攷以宮掖司馬所領者論之多者
百八十人少者三十八人況十二門止領於一校必元重兵恐多不過
千人爾總是四者而計之則京師之兵僅餘萬人然此是中世以後之
制若高文之世未有羽林虎賁未有七校則其數當益少也其兵何自

而冗哉

唐府兵既罷之後所謂神武神策騎兵不過數十萬而觀察節度之師犄角於天下大邑通都皆宿兵而長燮之數無慮百萬大計以三戶資一兵焉

高祖自太原發兵三萬餘及起義兵得兵二十萬及天下既定其願留宿衛者僅三萬人

太宗列置府兵六百三十四所在關中乃居三百六十有一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又府兵之置無事時耕於野若四方有命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矣其兵亦無自而冗也

中世以來兵始冗矣

元宗時張說言宿衛之士至三十萬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人益兵浸多矣

憲宗時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後藩鎮各擁兵自強天子自置兵於京師不勝其冗矣

五代之際四方割裂以區區中州之地
晉漢之兵嘗至於數十萬養之既費教與角之又皆不得其理
周世宗自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曰今兵務精而不務多以農夫百不
能養甲士一安用後民膏血養此無用之兵於是簡去疲弱止存精銳
故能北走三關南定淮南
宋太祖鑒前代之弊益修教習之法黜疲懦初得周代之兵中外總一
十二萬後平全蜀止揀其精銳百二十人則江南嶺南諸國可知矣○
及乾德中揀成十萬富彊之語兵數既少故月給之外時有賜予由是
兵不貧乏而銳於役使力既強壯而勇戰鬪藝祖之所以平五強國者
用此道也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夫以折衝方面之任而所領
之兵纔五千而已當
開寶中虜三萬寇定州太祖詔田欽祚領兵三千赴之大敗虜師則其
應敵之兵又不過如此當時中外之兵其數可知○至太宗伐劉繼元
駕前之兵蓋十餘萬兵稍稍益多矣其後曹彬之敗祈溝關也在行之

天寶二十萬

富弼云太宗有天下添兵至三十萬○真宗全盛時亦不過五六十萬西方發釁之後募兵其移募兵日廣仁宗時遂至百餘萬

龐籍汰兵疏云夫寶元中騎兵捧日之外所增一百六十二營步兵天武之外增七百五十二營而代邵沿邊沿海所增不下數十萬自是增兵至百餘萬

孫洙號善論兵宋朝兵者其言古者兵一而已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别為三四又離為六七别為三四禁兵也廂兵也蕃兵也離為六七謂之兵而不知戰也給漕輓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繕河防者兵也供寢廟者兵也養國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於今日也蓋今天下嘉祐中戶口千有餘萬而皇祐一歲之入一億二千六百餘萬耗於兵者常十八而留州以供軍者又數百萬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兵計之無慮千戶而資一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其兵職

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而不之慮也

仁宗至和中諫官范鎮言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如何耳儂智高反前後遣兵不知其幾亡命奔北不可勝數狄青請用番落廣銳軍卒以數百騎取勝又言備契丹莫若寛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寛關中之民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

神宗熈寧中裁减廂軍汰去禁卒之老弱者併營以省將校將有司會一歲所省以緡計者四十五萬以石計者四十萬以疋計者亦二十萬而西域諸國皆來朝貢夏人之欵益恭契丹之還愈固且談笑而復熈河

後漢光武以三千之衆敗尋邑百萬之師謝元以精卒八千敗苻堅百萬之衆曹公赤壁之戰亦八十萬而不能敵周瑜之三萬趙括長平之戰蓋四十萬車馬以就坑然則師不甚衆亦明矣

群書考索卷四十七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兵門

兵法類附兵法

夫兵法自神農黃帝以來則有其書至周太公而其法始備戰國以來著書者甚衆孫武穰苴吳起其尤者也漢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今以藝文志攷之吳孫子兵法齊孫子公孫鞅吳起范蠡大夫種李子娷兵春秋龐煖兒良廣武君韓信則列之權謀計十三家所著之書共二百五十九篇夫所謂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楚兵法蚩尤孫軫繇叙王孫尉繚魏公子景子李良丁子項王則列之形勢十一家所著之書共九十二篇圖十八卷所謂形勢者雷動猋舉後

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太乙兵法天乙兵法神農兵法黃帝封胡風后力牧鵊冶子鬼容區地典孟子東父師曠萇弘別成子望軍氣辟兵威勝方則列之陰陽十六家所著之書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所謂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鮑子兵法伍子胥公勝子苗子逢門射法陰通成射法李將軍射法魏氏射法強弩射法王圍射法望遠連弩射法護軍射師王賀射書苗苴子弋法劍道手搏諸家兵法蹵鞠則列之兵技巧十三家所著之書百九十九篇所謂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功守之勝者也已上並藝文志

唐李靖對太宗曰黃帝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為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閑地所以起數於五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道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鬪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

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周之始興太公實纘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陣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太公既没齊人得其遺法至威公伯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管仲之法三分齊國以為三軍

春秋時鄭國禦王有中軍左軍右拒左拒是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物鄭賦懸亦用潛軍李靖曰魚麗陣車步兼之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耳非敢出奇勝也邲之戰隨武子曰茅慮無中權後勁。又欒武子曰楚戎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楚許伯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五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王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

襄公二十三年齊侯伐衛有先驅也前軍有中驅次前軍也有公車有二廣副車

也有啓也左翼有肱也右翼有大殿也後軍【楚漢】之際大言以背水陳下趙。
尉潦子武王伐紂皆濟水而陳。陔下之陳淮陰將三十萬自當之孔
將軍左費將軍右皇帝在後絳侯又在皇帝後淮陰先合不利孔將軍
乘之大敗垓下劾項梁數羽以兵法羽不肯竟垓下之隊兵家致人之
術而羽獨不悟此馬隆所以議【曹公】之不識也
【漢】平天下張良韓信申軍法序次百八十二家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
事而盜取之【武帝】時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帝】
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正義】用兵唯衛霍功績最著。顏方畧如何至學古兵法之論豈真天機
敏而有所自得乎及觀李靖【太宗】問曰以為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耳【漢】
【氏】貙劉法亦隸孫吳法六十四陣【漢氏】三分有諸葛亮者以區區之【蜀】
爭衡二國之間八陣之法亦當考之矣四為正四為奇餘為握奇或總
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行地有軸前後為風風輔於天雲輔於地
衡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衡名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

前後之軸名三隊云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有八陣陣

訖遊軍從後躡其敵或警左或警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前衝為

虎翼風為蛇蟠為主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而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

以應之天地後軸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

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三軍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

隨時而進以正合以奇勝今魚復平沙上有土石存焉其八定遺跡尚

可想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出入變化莫知其蹤是迨黃帝太公管仲

之遺制歟

太宗嘗問李靖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

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

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

物象何止八而已乎二說未知誰當也李靖又云臣觀破陣樂舞前出

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則八陣圖四頭八尾

之制也其後馬隆以晉師討涼州用八陣法卒以取勝寥寥數百載間

誰復于此獨唐李靖作六花陣本諸葛八陣法也左右各三軍又虞候
兩軍中軍居中六軍在四畔象六出花外畫之方內環之圓太宗曰內
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規其步圓所以綴其
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此武侯之法
也。又嘗教十三萬每陣三千以十六一為營法五方圓曲直銳之形每
陣五變凡二十五而止。又嘗論諸家兵法唯五法為要左傳先偏後
伍司馬法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五符後世符籍以
紙為之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自二十五人而變
為七十五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用騎則二十五
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太宗又問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
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突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安可臨敵乎
兵詭道也故強立五行焉耳其後太宗命靖以兵法教侯君集君集言
於上曰李靖將反上問其故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
上問靖〻此乃君集欲反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制四夷君集固求

盡臣之術非反而何

肅宗時郭子儀討史思明敗於渭渠思明類爲長蛇陣以待官軍擊之首尾爲兩翼而夾攻軍遂大潰陳覇先謂王僧辯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

宋太祖乾德二年以王全斌伐蜀示之川陜地圖親授以方畧

太宗皇帝覽兵法陰符經謂左右曰此皆詭詐奇巧不足以訓善奸雄之志也古人所謂守文爲難葢朕孜孜庶政靡敢怠惰訓實○雍熙四年五月上製平戎萬全陣圖出示近臣因召邊將曰宣進潘美等臨殿親授其進退攻擊之方

仁宗嘉祐六年大理寺丞郭固編校御閣所裁兵書先是見官編校書籍而兵書與天文爲秘書而不預大臣或言固知兵法即以命之然兵書殘缺者多不能編補長編

英宗治平四年詔六宅副使郭固爲内藏庫副使一任固嘉祐六年四月奉詔編修兵書於秘閣至是書成故有是命同上

神宗熙寧三年上曰今兵無紀律有紀律則足以勝敵矣安石曰紀律

所以自治筭數所以勝敵故兵法曰多筭勝少筭不勝况於無筭乎今
非但無紀律亢患無筭數同上。[熙寧]四年大理寺丞館閣校勘預臨爲
太子中允荊湖南路轉運判官提舉常平等事臨喜談兵嘗召對問以
兵學臨曰兵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也
同上。[熙寧]五年詔賜王昭御製攻守圖行軍環珠武經總要神武秘畧
風角集占四路戰守約束各一部仍令秦鳳路經畧司抄錄。[熙寧]六
年十二月乙亥上謂輔臣曰李靖團力之法以三人者爲隊長已令李
浩試之懿治二州疑亦可行王安石等曰三代至於漢魏皆以五人爲
伍至如三人若一人戰死押官執刀在後即斬二人恐不可同上。上復
論孫吳司馬及李靖團立之法王安石曰古論兵無如孫武者以其粗
見道故也如日有短長月有死生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五色之變不可
勝觀奇正之變不可勝窮蓋粗能見道故其言有及於此上曰能奇正
乃用兵之要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有常天道則變而無常至
於能用奇正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則妙而神矣安石曰誠如此天能之

而不能地地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能天能地利用出入則所謂神也神固能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也。上善李靖結隊法召賈逵問之逵以為非謂中書密院同議之安石曰今但結三人為隊又結五人為伍相傳執以觀其孰勝則其可用與否立見矣上乃令郭固與殿司各為一法試其可者七年二月上批已降旨令呂惠卿曾孝寬比校三人五人隊法可速具比校事實以聞後惠卿等奏至而上旨卒用五人相結為法編三月知制誥王益柔言試將作監主簿麻皓年嘗注孫吳二書及唐李靖對問頗得古人意旨熙自撰臨機兵法甚精當欲望詳進所著書或可採錄乞加試用從之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畧見於通典今對問出於此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附益之也垌六月上論古人用兵奇正之術以謂旗參差而不齊石大小而不應此真敗也至如韓信之破趙背水為陣而棄大將旗鼓以誘敵彼成安君知兵者非示以真敗何能勝乎垌甲午上論結隊法因歎州兵之難以為今之邊臣曉知奇正之體者已自無人況奇正之變乎且天地五行之數不過五故五陣之變出於古

然非強為之耳韓絳曰臣昔嘗請置講說之官令諸路帥臣各具戰陣之法來上取其所長立以為法上可之乃詔五路安撫使各具可用陣隊法及訪采知陣隊法者陳所見以聞同上○命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崇政殿呂升卿兼同修撰經義丙午上與輔臣論戰陣之法因曰兵陰事也主殺尚右而陽多者勝如高者可以勝下長者可以勝短是也內出攻守圖二十五部賜河北又出敵樓樣遣軍器監頒降修製同上上以新定結隊法并賞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遣近侍李憲傳鄜延帥趙卨俾講求推及諸路詔卨曰陣法之詳已令憲面諭令所圖止是一小陣卿其從容折問意必一一有說然置陣法度久失其傳令朕一旦據意所得率爾為法恐有未盡卿無避忌但具奏來繼又詔卨曰近令李憲齎新定結隊法并賞罰格併卿同詳議施行可否及因以圖立將官更置陣法想卿必以深悉朝廷經畫之意如日近可以了當宜令李憲齎赴闕於是卨奏臣伏詳置陣之法以結隊為先按李靖法五十人為一隊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為一小隊合三小隊為一中隊合五中隊為一大

隊餘押官隊頭副隊頭左右傔旗五人即充五十並相依附凡諸隊頭與賊相殺左右傔旗急進相救若左右傔旗被賊纏繞以次行人進前相救其進救人又被賊纏繞以次後行人急須進救其前行人被賊後行人不救者押官隊頭即斬之今聖制每一大隊合五中隊五十人為之中隊合三小隊九人為之小隊合三人為之亦擇心意相得者又選壯勇善鎗者一人為旗頭令自擇如已藝心相得者二人為左右傔次選勇悍者一人為引戰軍校一人執刀任後為擁隊凡隊內二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應援中隊用命大隊應援大隊用命小隊應援如逗遛觀望不即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隊仰擁隊軍校次隊委本轄隊將審觀不救所由斬之其有不可救或赴救不及或自受敵體被重搶但非可救者皆不坐其說雖與古同而用法尤為精審此蓋陛下天錫勇智不待學而能也然而議者謂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家且以五人而一長即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百千萬則為長者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為伍屬之比長五伍為兩屬之閭

胥四兩為卒屬之族師五卒為旅屬之黨正五旅為師屬之州長五師為卒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為都五都為營五營為軍十軍為廂四廂都指揮而下各有節級有貟品亦昔之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之任也議者謂什伍之制於都法為便然都法恐非臨陣對敵决勝之術也況八陣之法久失其傳聖制渙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節蓋法制一定易以致人敵好擊虛吾以虛形之敵好背實吾以實形之然而所擊者非其虛所背者非其實故逸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此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長編○熙寧八年二月上批見校試七軍營陣以分數不齊前後抵牾難為施用可令見校試官擇其可取者草定八軍法以聞初詔樞密院唐李靖兵法世無完書雜見通典離析為弁又官號物名與今稱謂不同武大將佐多不能通其意可令樞密院兵房檢詳官與檢校中書刑房王震提舉修撰經義所檢討曾收中書吏房習學公事王白管勾國子監丞郭逢原校政分類解釋令可行後又差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入押班李憲震逢原行視寬賁處閱殿前司差馬軍

二千八百人教李靖營陣法以步軍副都指揮使楊遂為都大提舉誠
一憲為同提舉震逢原參議公事夏元象臧景等為將副部隊將勾當
公事凡三十萬人誠一等初用李靖六花陣法約授兵二萬人為率為
七軍內虞候軍各二千八百人取戰兵千九百人為七十六隊戰兵內
每軍弩手三百弓手三百馬軍五百跳盪四百奇兵四百輜重每軍九
百人是為二千八百人長編○上諭李憲等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
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晉桓溫見之
曰常山蛇勢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
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臣通曉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
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
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
陣即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
六花之陣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各一軍為二虞軍左右廂各二軍
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宋祖宗

以來置殿前馬步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為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書一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所載陣圖為法失之遠矣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惑無一可取果如此輩之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預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誅伐草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為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于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長編)。元豐元年大名府元城縣主簿吴璋上所注司馬穰苴兵法三卷詔送學(同上)。二年九月癸巳范育上請路清野備敵法詔頒行之(同上)。予嘗謂世之所謂兵法者見其所載司馬法有三代之遺制焉本之以仁治之以義明禮明信而師旅興焉太史公所謂宏達深遠穰苴為小國行師可暇及司馬之揖遜乎三代之師吾固

民愚而畧知其意矣春秋已來民未知義民未知信與夫剛而無禮[illegible]
伯者之佐猶有習聞三代之遺音者惜乎耳目動於功利正不勝奇三
復潛軍卒以取勝而古兵法益遠矣孫吳號最善用兵者大抵料敵制
勝莫長焉審世用閒莫先焉今其書具存可覆也若夫太公六著意者
非太公書也其陰謀秘計蓋將與孫吳相上下享帝之小心文武一轍
而皆謂有傾商之素謀甙或苟以其書為是則文武之志荒矣若夫李
靖之對太宗其所以論歷代兵法至詳密焉蓋自三代而上奇不勝正
三代而下正不勝奇雖以諸葛八陣之制正大之意尢愧古人而卒不
得尺寸之利終於三分蓋世變之下人僞之滋非奇不能制勝魏延直
擣關中之策豈所謂奇者乎惜乎亮之不察也。孟子曰我善為戰我
善為陣大罪也豈有激於戰國計謀之士乎為術愈精則殺人愈多為
法益工而害物益甚然則孫吳者其亦三代司馬之罪人乎

統軍官

宋內有三衙殿司馬司步司四廂之制外有總管鈐轄都監將官之制

中興以來沿江置都統之官此內外掌兵之任也

三衙詳見官制門

宋沿五代之制有侍衛親軍及殿前兩司蓋侍衛親軍起於後唐殿前始於周世宗顯德元年宋初侍衛親軍置都指揮使雖都虞候亦在殿前都指揮使上自王超罷職無復任者而侍衛司馬步軍遂分為二并殿前號三衙而馬步二軍始居殿前司之下焉三司天下之兵柄皆在其權雖重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與漢周間史洪肇之徒為之異矣此祖宗之微意非前世之所及也

殿前司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統制訓練番衛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大禮則提點編排整肅禁衛鹵簿儀仗掌宿衛之事都指揮以節度為之副都指揮使都虞候以刺史以上充資序淺則主管本司公事馬步軍亦如之備則通治闕則互攝祖宗以來三帥不曾闕兩人殿帥以難於從下超補政和中詔殿前都指揮使在節度之上殿前副都指揮使在

正任承宣之上殿前都虞候二正任防禦之上宋初沿後則有殿前都點檢在都指揮使上太祖自以承禪後不置焉中興以來主管殿司一員

馬軍司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都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梁建宣武軍乃以其統兵府因仍舊號置在京馬步都指揮使掌馬軍諸都指揮之名籍凡統制訓練番衛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兵政令餘所掌如掌殿前司政和中詔以馬軍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在正任觀察使之上馬軍虞候在正任防禦使之上中興以來主管侍衛馬軍司一員常以戍建康

步軍司都指揮使副指揮使都虞候賞罰掌諸指揮之名籍凡統制訓練番衛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餘所掌如殿前司政和中詔以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在正任觀察使之上都虞候在正任防禦使之上中興以來主管侍衛步軍一員

四廂捧日舊曰日騎雍熙中改曰捧日○天武舊曰控鶴興國中改曰天武

【四廂都指揮使龍神衛】

龍衛舊曰龍捷興國中改曰龍衛。神衛舊曰虎捷興國中改曰神衛衛四廂都指揮使皆以美名易禁軍之舊號也殿前司捧日天武馬軍司龍衛步軍司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右廂廂各有三軍。捧日四廂都指揮使管舊城裏左廂煙火及殿前司馬軍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管舊城裏右廂煙火及殿前司馬軍龍衛四廂都指揮使管新城裏左廂煙火及馬軍司馬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新城裏右廂煙火及步軍司馬軍（三省總居 紹興石本）此內之統摠王旅者然也

【都總管副總管】

【魏黃初】始置都督諸州軍事。【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為總管。【武帝】時以王謙為益州總管總管之名始此。【隋文帝】以并益荊揚四州置大總管其餘總管府置於諸州列于上中下三等加使持節煬帝改師都督為旅帥。【唐】諸州復有總管亦加使持節武德初邊要之地亦置。【宋朝】馬步軍都總管以節度使充副總管以觀察以下充有止一州者

有數州為一路者有帶兩路三路者或文臣知州兼管勾軍馬事舊制
重臣亦為都總管有禁兵駐泊之地者冠以駐泊之名咸平廢三路都
總管景德詔鎮定兩路併為一路並去行營之名止為駐泊總管慶曆
初詔近分陝西緣邊為四路各置經畧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總管鈐
轄以上許與都總管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總管等節制
違者以軍法論。慶曆七年析河北四路各置都總管一員無如事止
以安撫使總管諸路。慶曆八年諸州部置並改總管兵馬總管副總
管。建炎初李綱言守備當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其
帥府文臣一員帶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武臣一員充副總管改路分
為副總管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鈐轄為都監各以其兵從出
聽其節制正官領行者聽紹興初要郡守臣罷帶兵職諸路副總管可
依舊改充路分鈐轄紹興五年密院言東南多事合要近上兵官總領
軍政乃詔浙江荊福建廣東可依三路置總管於帥府紹興七年淮東
置總管十二年諸路並置州總管一員

都鈐轄副鈐轄

宋以朝官及諸司使以上充或一州或一路或兩路或三路亦無都字者。嘉祐詔內臣為鈐轄都監者逐路止置一員。建炎中要郡守臣兼兵鈐轄以武臣為副改諸路都監為副鈐轄。紹興中守臣罷兼兵職副都轄改為路分都監而帥府如故。二十八年鎮江守楊椿言舊法一路則有路分鈐轄一州則有州鈐轄如常秀平江皆有之獨鎮江缺欲令置州鈐轄從之

兵馬都監

宋朝兵馬都監有路分掌本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以肅清所部。建炎中以要郡守臣帶本路兵馬都監武臣帶本路兵馬都監武臣一員充副都監。紹興中罷守臣兼兵職而副都監如故

諸路將官

宋神宗留意武備本以捍西北二虜而推其法於東南故西北為多東南為少陝西諸路四十二將河北諸路三十七將而東南纔十三將合

諸將九十二將各有正副軍中行圖陣隊調發賞罰皆關決於將副元

祐初司馬光請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等轄一如未置將官以前之法而樞密院難之止詔諸路將副在州駐劄不繫路分兵官知州并州鈐轄兼充者並差將官一員兼本州都監其軍將駐劄處不復差兼。乾道中詔諸州置準備將一員專一管轄日逐訓練揀中弓弩此外之統擇諸將州郡之兵然也

都統

唐天寶末置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北平盧龍節度使都統之名始於此。乾元初李峘除都統淮南江東西節度使宣慰觀察處置等使都統之號始於此。唐制或總五道或總三道大中後討徐州以康承訓討黃巢以荊王鐸皆為都統黃巢之難置諸道行營都統掌征伐兵罷則省雖總諸道兵馬不賜旗節宋朝中興置統制一時兵興稱謂不一諸道起兵有自稱統制者州縣管押勤王兵者亦有稱統制者諸道都總管及諸司使宜差充統制者建炎初劉光世上言於是皆罷

惟中都主兵官朝廷差充統制者仍舊。紹興中韓世忠張俊岳飛除樞密使副罷宣撫司其統領將副並改充御前隸樞密院各帶御前字入御其兵馬就令部統制官節制

副都統

唐興元中置副都統。紹興中亦有副都統。隆興初詔應諸軍副都統制並罷。乾道中陳天麟奏荊南都統王宣久病恐誤邊計將帥奏差貟琦為副都統荊就同管軍閏七月上謂宰執曰朕欲江上諸軍各置副都統制一員令兼領軍事豈推諸他日統制亦後主將有所顧忌於是以郭剛為之樞密院制云復置在外副都統制俾贊主帥商議軍事覺察奸弊所有本司文字與都統連銜調發軍馬并聽都統指揮此沿江諸鎮總軍旅者也

群書考索卷四十八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兵門

歷代兵類

周自一里之井積而為通為成為終為同凡百里焉自百里之同積而為封為畿九千里焉而天下之田井矣自四井之邑而為丘自四邑之丘而為甸積而為六十四井為戎馬者四為兵車者一為牛者十二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其出各有差焉自百乘之家而為千乘之國而為萬乘提封九百萬井出賦凡六十四萬井為戎馬者四萬匹為兵車者萬乘其數雖不具焉而天下之賦制矣自五人為伍積而為兩為卒者百人焉百五卒為旅積而為師為軍凡萬二千五百人焉而天下之軍立矣連帥比年以簡軍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太簡車徒則選擇為

有年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田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則練者為有時任地以令貢賦則農時不違因農隙以講武事則武備周閱斷斷乎良法美意其積非一日矣巳上刑法志○班固攟周商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則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里而制軍賦豈非人之法至周而後大備歟巳上繫商洎周乘馬法記○管仲變周兵為內政荒巳有意於戰矣兵法曰善戰者其勢儉其法短司馬法自五人一變而為二十五人三變而七十五人田是而推之至於一千五百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節目繁悉要為不可敗而巳至於內政則不然以齊國之衆而選士止於三萬人其勢險矣率以萬人為軍而君與卿自將其法短矣以此進退如決堤如轉石人誰敢犯之此其所以大得志於天下歟雖然吾之意特欲使之必可戰而巳卒之以不戰勝楚則猶有先王之意此五伯所以獨美於威公也然而齊之內政始使兵農異趨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之鄉十五故有軌里連鄉師之制五家之軌為五人之伍十軌之里為十五之小戎四里之運為四小戎之卒十里之鄉為十卒之旅五鄉一帥公將其一工商之鄉隸公高國各將其一自五家為軌

三軍教士三萬人如鄉之法車八百乘蓋鄙為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涖一屬
之政故有邑卒鄉縣屬之制五鄙請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五鄉為縣十縣為屬五屬一大夫總得車
五千乘可為三軍者古六勺之戰桓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蓋其尓也之大非齊舊封自三十家為邑至于五
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二兵可為三軍者六蓋如鄉遂之法國中之
士為兵鄙里之民為農兵不諳耒耜之勤而農不識干戈之事自是先
王寓兵於農其意亡矣晉武公初作一軍獻公作二軍惠公韓之敗作
州兵文公蒐于被廬僖公十七年作三軍城濮之賦車七百乘披楚遠啓疆
者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邾南
適四千乘昭公十三年則晉通率亦有五千乘其用七百乘猶齊之法也魯
自禽父三軍詩稱公徒三萬舉成數也實二萬七千五百人成公作丘甲元年謀伐齊丘各一甲也
襄公作三軍昭公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
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哀公始用田賦十二年以夫田為賦也大變兵
乘之制而民無餘力矣楚自武王始為軍政作荊尸以伐隋廣而為三
軍然而成王時所謂車宮之甲若敖之六卒甲息之子弟略見於傳往

往非古公子嬰齊為簡之師襄公二年組甲被練漆甲也皆創名之康王時蔿掩始并沃衍牧隰皋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羹邑則千乘於是有五帥左傳其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至平王又始為舟師焉若夫差犀甲之士十有三萬人其國語三將軍三萬人吳越春秋三萬六千人有中校左右軍黃池之會三軍皆萬人此吳之兵也勾踐棲于會稽甲楯五十其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其名不一見其非古制此越之兵也楚吳越皆夷也無井收之法戰國時齊地方二千里帶甲百萬臨菑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卒固已二十一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籍為丘戰國桓井諸侯斥地益廣而兵乘之法壞是時益尚騎射而技擊齊武卒魏胡服趙百金之習趙有百金之士行於中國後世詐力之兵用矣故荀卿曰秦人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而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至矣斯言也

漢軍政

漢氏軍政其可取者五一曰謹重二曰寬卹三曰嚴明四曰均一五曰

周家吾觀漢世國有軍事則不專斷是以縛馬之書徧示百官（渠犂傳武帝論）

臺詔屯田之奏初終不議（趙充國傳）匈奴和親而四百石之博士得以抗論也

（張湯傳）以至精兵郡國人主親爲擇將相代地吾所急以委陳豨淮湯兵

勁實擢濯矣畧可見漢世重兵戎之意然而從軍有勞得以復除（高客紀）

其關中卒從軍者復一歲六十七過多將軍有譴（李廣傳）金在者令尤卹死

事（金布令曰從事死者給以衣棺）羽林養子特録孤兒（武帝取從事死軍之子孫數以五兵故曰羽林○百官表）以

至饗遣衛士（王祥傳）天子臨幸士卒暴露朝會罷酒（湯僕傳）武帝責楊僕事

畧可見寬卹矣自王侯郡守不得以擅與用兵符合而矯制有功者不

賞都試僭上者人誅其立卒者至矣上功增級而幕時已察（馮奉世傳魏尚

事）辱徼不治而逗巡已誅（食貨志上北出蕭關事）乘傳行塞因以歸家（楊僕傳）而敕

責已至其抑欺罔也至矣禁撓者有韓誅（安國傳楊僕事）後期者有誅（張騫事）畏

懦者有誅（前漢功臣表張騫楊僕事元狩三元封四）以至都試而不詣都所者必免（燕王旦論霍光）

（疏注）屯而不詣屯所者以乏興論（趙廣漢蘇賢事）其責驕惰也至矣凡此亦足以

見其嚴明矣然而寬恤之恩多施之士卒嚴明之政每用之將帥各當
其宜也當是時繇有復宣地節節物算事算有咸通咸三有咸算四方庠以間吏有貲船紐然則繇戍之
法可謂恕甚然宰相之子乃不免戍邊故將之家亦均於給賦惠帝元年詔
示吾法之無私也以至御史大夫出為護軍不為左遷韓安國為侍御史後為節制
酒泉太守即拜破羌趙充國傳拜辛武賢不為異數輪臺之詔敗亡不擯衛霍行
封得發相除霍去病傳畧可見其均一之意至於上下相維隄防過察京師
之兵纔萬人耳統於一官未為過多而二三卿士各分所領欲其相制
也都試之役太守都尉輩爾縣之令長丞尉何與而必欲俱會欲其相
察也以至銅虎調發以防矯偽伍符素備以正什伍馮唐傳尺籍五符往郡縣有
尉亦既足矣而又鄉置游徼亭設一長以防盜賊天下之亭幾三萬所
前百官表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所畧可見其周密之意矣夫以謹重視兵戎故動可寡
悔以寬恤待士卒故下不怨勞以嚴明馭將帥故不敢驕惰以均一定
軍制故天下無以議令以周密立兵防故姦宄無以生心是以終漢之
世天下晏然諸呂之國變生倉卒而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遷兵數年而

邦本不摇誠有以也

漢兵

[漢]先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下而不以田丁衆而無田雖貧者不免於為兵故為兵者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而非素養者也出馬唐傳自其二十三為正卒於是傳(付)籍之疇官見高紀二年蕭何發關兵注以給公家縣役給於中都官則為衛士給於郡國則為材官給於邊縣則為戍卒皆正歲而戍其給於縣則為更卒一月即更其更代往來道中衣裝悉自備惟衛士衣食於縣官罷遣則有饗後漢禮儀志其餘則否至於年五十六者始得為閑民就田里勸農桑兵革之事不預若高不蒲六尺以上年未及二十三與夫過於五十六者謂之罷癃老弱枉所不任其已仕於郡縣而被薦學者皆不與給兵之選惟邊戍之事孝昭紀注雖宰相之子不免寬傳傳司隸之子自行戍北邊此賦兵之大略也昭元鳳四年注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知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賦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之人皆直

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
戍者是為過更也其他則有中都官從執金吾緹騎及輯濯士佽飛城
門兵皆中都之兵也夫關中三輔之卒屬於中尉無事則散於三輔戍
於中都如州郡法魏相為河南守得罪是時河南卒戍中都者二三千
人遮霍光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免相罪及京師有警則中尉調發以
為之備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之長安此所謂中都戍卒也
王温舒諸發中尉脫卒數萬此所謂中尉戍卒也西羌反發三輔中都
官徒弛刑等擊羌正所謂中都官徒也中尉官屬有中壘即北軍主緹
騎五百二十人光武嘗嘆曰陰皇后傳仕宦當作執金吾言其徒役之
多也此所謂執金吾緹騎也輯濯士者掌治船而屬於水衡者也佽飛
者漢募士驍勇者以佽飛名之宣帝世西羌反發應募佽飛射士詣
金城者是也城門兵者同戾太子事後始置城門兵有城門校尉十二
城門候杜鄴傳王商以特進孔光以太傅領城門兵得舉吏如五府者
是也若郡國則有林官騎士有樓船有更卒有彝命有弩官蓋郡兵掌

於都尉天下郡國凡百有三置者尉九十山西自三輔之外郡纔十有三而置都尉者乃三十人郡則有兩都尉會稽是也北邊諸郡則東西南北中部都尉方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此材官騎士也（見光武紀七平紀漢官儀）武帝內增七校（刑法志）外有樓船廬江郡有樓船官下式請與博昌（習船者）攻呂嘉（伍被傳）有潯陽樓船（朱買臣傳）有會稽樓船此志謂樓船也。昭帝始元間遣呂破胡發犍爲蜀郡犇命擊益州此所謂犇命也南郡有發弩官卜式上書願與臨菑習弩（卜式傳式願與子男同博昌習船者請行）此弩官者也若三輔則又有胡越騎六郡則又有良家子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如趙充國李廣則出於隴西馮奉世則出於上黨其延壽則出於北地皆是也漢世中首勇率行封諸率爲侯（李廣傳）軍功多用超等（食貨志云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或置武功爵以賞戰士（出食貨志）或賜武臣則倍於文官（志）續漢功過相當則不賞（李廣傳）以適過行者有功則不賞（李廣利傳）以矯制有功者則不賞（馮奉世傳）也不詣屯所則有罰（趙廣漢傳）擅弄兵則有罰事（功臣表無錫侯延和四年）增鹵獲利則有罰（魏尚）不識事擅發兵卒則

有罰公孫敖事見功臣表後期則有誅張騫李廣傳畏懦則有誅楊僕事脫歸則有誅蘇建事擅斥除騎士則有誅趙貫漢穿壁壘則有誅胡建事匿亡虜則有誅公孫敖爭功則有誅荀彘【漢】世軍法最為嚴整此御軍賞罰之法也買爵至千夫則復食貨志入粟受爵至五大夫則復晁錯奏復一人文帝時見食貨志三老及孝悌力田則復博士弟子及通一經則復元帝時見儒林傳民產子則復高帝二年復二歲罷癃則復鄉大夫老者疾者皆注云疾今之癃者周禮注功臣後則復宣紀地節二年復霍光後及元康元年凡百三十六人考功臣表流民則復宣紀地節三年徙邊則復文帝時晁錯奏本傳養民馬則復文紀二宗室有屬籍及關內侯則復文紀四復諸州有屬籍者鄉大夫國中貴者皆含注若今宗室及關內侯或賜外繇卜式或著外繇成河平元年溝洫志卒治河者為著外繇者謂著於簿籍或除繇文翁傳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有復其繇得者有復其租稅者有終其易者有復其家者有復一歲者有復二歲三歲者有復十二歲者有復終身有復後世者此又【漢】世復除之法也

材官　車騎　樓船

【漢兵】散於郡國各有異習而不可以一律齊也【巴蜀】三河隸川則多材

宣取其才力也（高紀十一年發車騎材官及中尉卒又宣神爵元年發詣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則多騎士（武元鼎六年發平西羌取其善射者馳騎戰陣也）西北之地多輕車（宣紀本始二年秋發關東輕車銳士從軍）故關東上郡北地皆有車東南之地多樓船故博昌潯陽會稽諸郡皆有船以至臨淄之弩手（見卜式傳）荊楚之劍客（李陵傳云臣所將者皆荊楚之勇士奇才劍客也）名推其士之所宜而習熟一旦有事以羽檄召天下兵而無有不集事者方其兵之在郡國也則屬之都尉每歲八月會都試（高紀十一年張晏注）郡太守都尉令長咸領各以其方之所習而課殿最焉若騎士既發而不詣屯所則騎士有誅（趙廣漢傳）太守發騎士馬不適士則太守有貶矣是以郡國之兵教習於平時而征發於有事民有更番之休而將無常權之患然漢之材官騎士輕車樓船四者之兵惟其地之便易而用之故能以我之所長而不陷於其所短此其所以多取勝也漢興之初多戰於兗豫徐宋之郊故夏侯嬰以兵車破李由於雍丘（地屬陳留兗州）灌嬰以車騎破項籍於東城屬淮南皆車騎雜用之地也然東阿之敗（高紀秦二年東阿之地屬陳留）秦以騎將不能勝漢之車垓下之圍（地屬宿垓間）其以餘卒不能勝漢之

騎見高紀五年則騎之與車步之與騎其所遇之地固有優劣也至於韓信
之伐趙未至井陘而止舍選輕騎二千擊趙王於泜水誠以井陘之險
非車騎之所便而彼則能權其地而用之歟伐胡之師多戰於西并河
朔之境故霍去病以萬騎出定襄公孫賀以輕車出雲中出武紀又本傳皆車
騎雜用之地也然白登之圍屬并州太原郡漢以步卒出匈奴傳不能勝敵之騎李
陵之敗漢以用車不能禦虜之兵則騎之與步軍之與騎皆所遇之地
固自有優劣也至於衛青之出塞環武剛車以為營縱騎五千擊單于
於寘顏城顏山趙信城以武剛之利非塞地之所恃而彼則能權其地
而用之歟琅邪以東盡海也車騎步皆不得而進自嚴助浮海以救東
甌而漢始知水戰之為利故武帝遣樓船將軍從齊浮海以擊朝鮮朝鮮
傳卒平其地而為郡縣此豈非海道之利於舟乎魏鄧以西盡蜀也車
騎舟皆不得進自蕭何請用巴蜀以定三秦而漢始知步戰之為利故
高帝自南鄭引兵從故道故道縣武郡出襲雍卒降秦將以有咸陽出本紀此
豈非山阪之利於步乎大率北地利於騎中原長於車江湖利舟師而

隴蜀宜步卒各隨其所利而用之鼂錯言兵事亦幾於是矣

漢南北軍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北二軍同以相伺察周勃以北軍而安劉氏故南
北之相制而無偏重之患諸呂用事齊趙合兵西向與灌嬰連和以抗
呂氏以見其內有緩急則外足以制之也七國之變京師遣周亞夫將
三十六軍以討之不數月而遂定以見其外有緩急則內足以制之也
內外相維故無輕重之別。刑法志曰高祖既定天下踵秦而置材官
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
時講肄脩武備云所謂南北軍者初未知其果何在也及細攷之光祿
勳所掌即衛執戟殿下此其在內者也百官表言衛尉掌宮門衛屯兵
而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為
區廬則亦在內明矣故諸呂之亂太尉既令酈寄說祿得入北軍然尚
有南軍勃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得納相國產殿門故太尉先奪北軍次
奪南軍自外及內也江充傳時為直指繡衣充察貴戚近臣多奢僭者

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即移書光祿勳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毋令得出入宮殿諸北軍而不當出入宮殿移劾門衛禁止而必屬之光祿勳此又南軍在內者之驗也惟以八校為北軍而入校未置之前史雖未詳載其何者為北軍如太尉之入北軍宋昌之鎮撫南北軍則北軍自漢初置之久矣然以後事攷之如黃霸守京兆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之軍興則漢初北軍之制必各調發番上也加漢官儀云民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之類是也觀霍光傳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不以南軍重之也使北軍果在內南軍果在外則何為不發外兵而發內兵邪漢南兵不輕出故所出者惟北兵多見於史傳則北軍又不得為之在內矣或曰北軍蓋指未央宮殿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而言所謂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三輔所屬在長安之外者而言彼惟見劉屈氂傳云上從甘泉來發長水及宣曲胡騎引騎長安而太子在內乃曰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夫長水宣曲胡騎既曰北軍則當在長安城內守王宮何為乃云入長安邪觀吾丘壽王傳云上始為微

行胡騎正屯池陽北至池陽南徼長楊蓋胡騎正屯池陽則知胡騎長
水所以特在外者正以武帝常在池陽也武帝在外而衛兵亦在外亦
何害其為屬北軍若以北軍為内南軍為外則無據之甚矣三輔黃圖
云中壘屯騎虎賁屯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八營宿衛天宮是也或謂
周勃安劉乃北軍制南軍之效此說得之若謂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
及長水宣曲胡騎入長安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則非也蓋漢南軍掌於
光祿勳衛尉百官表光祿勳有羽林期門之屬衛尉掌宮門衛屯兵是也
北軍掌於中尉如百官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而中尉屬官有中
壘李德裕撰劉洪規碑云漢氏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武帝既平北粵内
增七校中尉實司其任是也南軍光祿勳衛尉掌之北軍中尉掌之故
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執金吾徼於外相為表裏以禽姦討猾而唐李
揆亦云漢以南北軍相制而南軍之在内北軍之在外又何疑焉漢之
南北軍正猶唐之南北衙也南衙衛兵是也北衙禁兵是也故攷漢制
者當曰宮殿内有郎衛羽林期門兵宮殿外有衛尉兵皇城之中有中

尉北軍兵京城之門有十二城門兵中尉徼循京師則又有三輔戍兵中都諸官府有郡縣番上戍兵則漢兵大畧得之矣蓋自高帝之興欃風沐雨於鋒鏑之間為斯民請命上帝兼天下之謀合天下之勇而始克平之豈其奠天府之安享未央之尊而遽忘兵衛歟此南北軍之也所以留神軫慮而不敢忽者也想夫營壘星羅儀衛翼張勇敢畢集而戎容壯焉法律昭列而軍政修焉精鍛煉之工而戈甲利焉嚴廐牧之令而軍馬備焉國勢以隆主威以強姦心以銷舉積諸此厥後諸呂譸張周勃一入北軍而漢祚之安若泰山而四維自非高祖創完遠之規後嗣何以克遵洪業式傳世四百未之或改而制度益以備具故典領之官則太尉上將軍衛將軍是也分掌之吏則中壘校尉北軍中候之流是也僚屬之員則南北皆有軍正與丞天漢中胡廷所兼守者是也勞賜之典則當更者上親臨饗之見於寬饒之傳選取之法注二年則民年二十三而用五十六而退見於本紀之注其更休則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高紀二年注其閱習則西京曰都肄東京曰乘之乘之者所以取

孫吳六十四陣者也噫亦可謂備矣抑嘗觀高帝之時其所以治軍修備者不獨南北軍也而止若蕭何則立武庫者也若韓信則申軍法者也君臣之間用心如此蓋其欲得猛士守四方之志常存於胸中則宜其天下既定之後低回顧念分兆並立相與維持不容已也彼唐志之說則言其南北相制而已通典之說則言南如唐之衛兵北如唐之羽林而已或者又以南或迄漢史不復再叙而以為領城門兵者幾是是皆其一端而非高祖所以飭武備貽謀深遠之意故略之

雲臺諸將

范尉宗二十八將傳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代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其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光武監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賈之洪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而已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

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全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云今以
史傳而攷二十八將之功其大者如昆陽之戰邯鄲之戰與夫經畧河
北謹守河內之功其地如隴蜀之平亦有群盜之捷皆其功之可録者
也如王霸如傅俊之徒則有從擊尋邑昆陽之功如劉植景丹萬脩李
忠之徒亦有從擊邯鄲平河北之功固守信都以拒王郎而開門迎勞
者任光也合漁陽上谷之突騎并軍而南以附漢者吳漢也方帝之朝
北征燕趙而河內尚難其守此其任亦重矣推寇徇以牧人御衆之人
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雖遠征未嘗乏食則中興之根本於是立矣方帝
自薊而還莫知所向且欲以信都之兵西還長安此其機亦危矣惟邳
彤力止其行而請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機以平河北則中興之機會
於是得矣自請北取上谷之兵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豊於涿郡還收富
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者景弇也陷陣却敵數破群盜撫卹抵掌
也志吕吾之北者臧宮馬武也馮異之討赤眉而三輔以平杜茂之擊
盧芳而鴈門以平馬成發會稽丹陽等兵以討李憲而江淮以平陳俊

之從擊銅馬王泉劉隆之擊朱鮪堅鐔擊大槍於盧奴蓋延圍劉永於睢陽以樓船數千艘逆流而上而征破公孫述者岑彭也從馮異以伐蜀而使北地諸豪悉畔隗囂而來歸者祭遵也敗戰深入則有若賈復主登陣陣則有若銚期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則有若朱祐至若鄧禹之深沉大度授以西討之畧而入關之初三輔之民皆襁負携子以迎王師者日以千數人皆知其為禹之功也而不知其杖策渡河之初首論大計而乃有延攬英雄務結民心之語披輿地圖之時開廣帝心而有在德厚薄不在小大之論任使諸將乃多訪於禹每有所學皆當其才此豈諸將所及哉此禹所以獨首於諸將也是以永平之中顯宗概念田功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夫王常之得預其間者豈非以始事之初首率下江諸將以欲輔漢室乎李通之獲與於此者豈非以南陽騷動之初密祖結約而起兵以相應乎竇融以河西而歸漢能使民之知義卓茂為密令而示教能使民之知化功亦可紀矣至於馬援聚米以陳隗囂必破

之狀守隴西而破先零之功擊武都羌而隴右清淨擊交趾寇而嶠南悉平功非不著也而不與諸臣之次本欲示公適所以為私豈非椒房之故非有所不敢及乎故東平王蒼觀雲臺功臣圖而獨以伏波為問帝乃笑而不荅吁不言之中意可悲矣其後安帝永初六年追惟勳烈按圖披籍於是紹封二十八將之功臣興亡繼絶之意久而愈加亦顯宗有以先之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次第繫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馬武傳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琊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頴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脩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漢唐備禦之策

漢待匈奴之策其畧有四而君子獨有取於孝文帝唐待匈奴之策其失有四而君子猶有取於太宗班固云自漢興以至于今其與匈奴有

脩文而和親者矣有用武而克伐者矣有威服而臣蓄者矣然其大要不過兩科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以愚觀之皆未得其要也高祖自平城之後非不欲一舉而空朔庭然爭攘始定之初民力彫弊思欲逞志而不可得故其勢不得而不用婁敬之策然以正朔之所不能加而乃欲以甥舅之好羈縻之此其策之失也孝武設馬邑之謀誘匈奴而邊備自是而始開鴈門之兵未已而雲中之屯又遣至於衛霍絕漢之師竭中國之力奮於一擊而士馬物故至於大半海内虛耗實自此始至其甚也又從事於烏孫大宛之間開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匈奴之勢未衰而中國固已疲弊矣此其策亦未為得也君子尚取於漢唐自晉陽如興之初亟於得志於是忘意外助而借師於突厥姑欲成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此其失一也開元天寶之間吐蕃最盛而中國未易以遽弭也而元宗乃從事邊功輕舉妄動以取石堡城拓境千里似若可喜未幾戎馬入寇境優然而復取之邊事自是不寧矣其後王忠嗣雖以持重安邊為策而哥舒翰復邀功於石僅安能使

彼貼然而不較哉此其失二也范陽之變直至長安而兩京遂以不總守勢固熾矣然以李郭之將而用李泌直擣范陽之策何慮不濟而乃復踵前轍邀回紇以進討彼得以窺我矣宜其邀索無已卒為唐世大患此其失三也朱泚涇源之變以渾瑊李晟之徒制之有餘力矣德宗倉皇無策輕許以地而求吐蕃以助及奉天之難息而吐蕃之禍作矣至於刼盟平凉以閒諜名將變詐反覆而中國無一日之寧李泌最善為謀者自謂能不勞中國之兵而使吐蕃自困及觀其策而大要結回紇以殺吐蕃之黨與招雲南以斷吐蕃之右臂亦出於一時不得已之謀抑不思借回紇以制吐蕃則他日回紇之患亦一吐蕃也此其失四也君子又何取於唐進漢文之時雖曰未免和戎而留意邊備今年幸代明年幸雍無歲不為自備之計躬彼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子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以作天子勇銳之氣聚天下精兵於廣武以固中國不可犯之勢頗聞馮唐慨想頗牧以屬意於守邊之將愚是以知其得備戎之策太宗在唐慨然有雪耻酬百王之志滅突厥俘

頡利斥地山陰至于大漠而又命將四出東馳西騁無不如意命君集以滅高昌而西北邊之地極于至遠者命道宗以滅延陀而回紇諸部悉稽首而請命親幸靈武以受降虜而得以伸其亡報于古之意愚是以知其得禦戎之策矣自古待夷狄不出二策養威於內則有備戎之策伸威於外則有禦戎之策是以中國之計不出於守則出於戰所謂備戎者固一策也不容以自安於守則所謂禦戎者亦一策也待夷狄不出此二策然而文帝在漢惟知所以守而不知所以戰太宗在唐惟知所以戰而不知所以守猶未免得其一說惟今月擇將備邊屯田積穀以養中國不可犯之勢厲兵秣馬分兵教戰以乘夷狄可乘之勢用之於守則文帝備戎之策也用之於戰則太宗禦戎之策也兼漢唐之所長而並用之正今日事也又嘗反覆而論之漢之待匈奴有過於唐而唐之待匈奴未及於漢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漢之孝文猶知有自備之說也唐之所以為備也果何如哉觀正觀盛時分處降虜以處塞下單于瀚海皆置都護此乃太宗勝虜之後其勢不得不

出於此本非守禦中國之遠謀也唐惟不知所以為備戎之策故終唐之世雖從事於戎狄而卒不能得其要領彼其習見太宗之時不過於禦戎之策耳而不知所謂先為不可勝之計是以唐史臣於突厥傳惟叙不言太宗禦戎之功而惟叙謀臣內備之說如劉貺謂周得上策則取其惠中國以綏四方之意至其論漢則曰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民富務其爵則餌守臣則其將良此劉貺備戎之策為可取也杜佑謂關中鄭白二渠溉田數萬頃能復兩渠之饒屯田富力則河隴可復杜牧謂其不見練事不責實賞厚罰輕將不專任於是有五敗之說致其為意亦汲汲於自治矣此二杜備戎之策為可用也孫權論南詔群蠻謂宜慶要害募卒以守捐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待寇此孫權備戎之策為可用也然則唐末未嘗無策特其所用者此不此耳吁此唐之所以不及於漢也宋朝撫馭夷狄之規誠可以上繼有周之策澶淵之役契丹他國入寇真宗聽寇準征伐之策親御鞍馬兵鋒未交而虜人已折北不支退而請和真宗不拒也寶元中西夏擾我北

鄜韓范二公實任經畧之責兵戎爰興功緒隨見迨夫慶曆之時戛人納欵仁宗然不加怙然之刑而許之自新抑且加以幣賜由是觀之祖宗之時備禦之方積習於閑暇之時而應變於臨機之際可戰則戰可和則和不使勢之在彼常使權之在我是豈有漢唐一偏之失哉